

世界文學名著

門

卡

梅施  
理大  
曼悲  
著譯



876.5  
4866  
2

# 卡 門

Carmen

中華民國二十七年十一月初版

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六月三版

版權所有  
不准翻印

|       |   |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 |
|-------|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|
| 實     | 價 | 七                    | 角 |
| 原 著 者 |   | P. Merimee           |   |
| 譯 述 者 |   | 施 大 悲                |   |
| 發 行 者 |   | 朱 炎<br>啓明書局代表人       |   |
| 發 行 所 |   | 啓 明 書 局<br>上海四馬路三二八號 |   |
| 經 售 處 |   | 全國各大書局               |   |

---

本書編號：163

## 小引

在這裏，我們先來介紹「卡門」的作者。

梅里曼 Merimee 是法國人，生於一八〇三年，卒於一八七〇年。他生長在一個貴族的家庭裏，本來是學法律的，可是他性情不近，就放棄了這門學科，所以他從來沒有實習過。後來他從事於寫作，因為生活條件的關係，他在文學創作上是很盡致的，起初是屬於浪漫派，繼而他又很嫌惡這派的誇大的情感，於是就脫離了這個宗派，改變他以前的作風，埋頭於考古學和古典作品的研究，他對於語文學上也有相當的研究，這在卡門中可以看出一些來。

梅氏的作品，除卡門以外，有太蠻哥 (Tamango) 柯龍 (Colomba) 麻梯奧·佛而功 (Mateo Falcone) 以及 (Le Vase Etrusque) (Enlèvement de la Redoute) 等。

卡門是梅里曼底得意工作，它在敘述一個吉卜賽 (Gipsy) 女人卡門，描寫得很活潑，有着一種典型存在。本書大意是這樣的一個伍長 Don Jose 本來是一個安分守己的人，後來遇

見了卡門，惑於她底美色，竟放棄了自己底執行她犯罪的刑罪的责任；還神志顛倒，不覺和她發生了密切的關係，給她深深地誘惑着；起先是放任卡門們的偷竄走私，後來竟加入了他們底一夥幹着行劫的勾當，犯了罪。而卡門原先是有愛人的，因之 Don Jose 就殺死了他底情敵；然而不久卡門又愛上一個鬥牛士 Escamillo，捨棄着 Jose Jose 非常苦悶，結果就殺死了卡門，但爲良心上的痛苦終於投案自首。法國音樂家皮贊（Bizet 1838—1875）曾用這題材作卡門歌劇，極爲成功，稱近代法國歌劇傑作之一，卡門後來還拍成電影。

在卡門中，作者隱約地敘述了吉卜賽人底痛苦，天涯海角，漂泊無常。他們成爲一種特殊的民族。卡門是個吉卜賽女子，她或許放浪不羈，狡猾，殘忍，這未始不是在特殊的生活環境中養成的罷。

所以我們不能單純地把她看成十惡不赦的蕩婦就算了。

一般普通的地理學家常常把蒙特古戰場假設在巴司多禮波宜的鄉下，大約就是現在所謂孟特的地方。（當麻背拉以北兩里革。）我懷疑他們恐怕連自己所說的都不懂。我從匿名作家（Bellum Hispaniense）所記的推測下，和從奧蘇奈公爵完備的圖書館中搜輯所得：大概在蒙的臘附近，才是從前愷撒與共和軍隊決最後一次死戰的地方。我心中有着這樣自信。一八三〇年的初秋，適巧在安特而沙作客，因此便逗留了好久，想去解釋這個未定的疑念。我不久要出版一本小冊子，正直的考古先生們讀過以後，或許不會有什麼疑惑了。但是現在，在這歐洲學者紛紜未決的地理問題沒有明白解決以前，我要說述一則短的故事，這却和蒙特的地點問題沒有關係的。

我旅行的行李是很簡單的，不過兩匹馬，一本懣撒戰事記和幾件襯衫，在苦圖華雇用了一個嚮導，就匆匆上路。一天，我們走到了伽西那平原的高地，猛烈的太陽射曬着，疲乏極了，又口渴得要死，我正在呪詛懣撒和邦貝底兒子的時候，忽然望見路途的遠處彷彿有一塊籠蔽着草木的地方，附近一定有泉水罷，那知走近那邊一看，認為是翠蔥叢林的處所不過是一塊沼地，有一股溪水從兩個高偉的岩壁（Siara di Calua）的狹谷之間沖流出來，我在忖度着，假使再略為向前走一些路，必定會有更清冽的水源，還有水蛭和青蛙罷，也許在岩崖下面還有蔭庇的地方呢。我就驅着馬向谷口那邊走去，馬突然嘶叫起來，即刻起了一陣回應的嘶聲，但這聲音不知道是從那裏發出來的。

走不到百步路，陡然覺得這岩谷豁然開朗，這裏有一個天然的圓形劇場，四周是高巍的石壁，這對於長途迢迢的旅行者作為一個休息的場合，是最好沒有了。在險削的岩下，汨汨的泉水在湧出來流入一個小池，池的周圍，有着白色像冰雹似的沙泥。五六株高大的橡樹，矗立在近水源的地方，受到泉水的浸潤，張着很大的肢體。在樹下池子的四周，茵草很繁榮地叢生着，在十里

革以內，即使在旅館裏，或許缺乏這樣柔軟的細蓆罷。

但是這個勝境的第一個發現人，却不是我，原來這裏已經有人了。當我騎着馬進去，這個人還在瞌睡着；一聽到馬叫，便骨碌地爬了起來，去找他自己的馬，馬乘他睡着，却溜到嫩綠的草坪上大嚼着。他中等身材，是一個孔武有力的壯漢，臉上表現着桀黠沉着的樣子，容貌呢，從前或許是漂亮的，現在因為長久受着日光的薰灼，變得很黝黑，簡直比他的頭髮還黑。他現在一手拉着馬韁繩，一手執着銅短銃。老實說，我突然見他那副備着短銃露着很兇惡的表情的樣相，不由地是大吃了一驚的；但我却不相信有所謂強盜存在，平時雖曾聽得人家說，可是倒不曾碰到過；而且我已經看見許多忠厚的農人，趕市集的時候，也常常全副武裝，這裏不過一把銃子，就足以證明一個不相識者一定品行不檢嗎？並且我底行李呢，祇不過一本諷耳寂佛版的懺悔戰事記，幾件襯衫，他搶去做什麼呢？

我就對他點頭招呼，微笑着問他可曾驚擾他底安眠；他沒有聲息，只從上至下地把我打量了一會，直到他似乎覺得滿意為止；正在這個時候，我底嚮導也走了過來，他便同樣地仔細觀察

一番，那知不看便罷，經過這樣一看，忽然嚮導顏色大變，非常地駭怕。

『這真是不幸的事情！』我在想；但由於理知決定，這決不能驚惶失措，我於是便很從容不迫地跨下馬來，叫嚮導除去了羈勒。我蹣跚到泉邊蹲下來，把頭和手都在泉水裏浸濕了一下；就像及第楊兒猛的兵似地仰臥在草地上，深深地呼了一口長氣。

這時，我依然瞧着那兩個人：嚮導的臉色顯出更惶惑了；那個生客，也沒有什麼惡意對待我們，因為他接後重新把馬放去了，並且不久平執着銃子做着『預備放』的姿勢，現在也改正了。那傢伙態度雖然不好，我在現在却沒有發作的必要，我仰臥在草地上，很不迫地問他要打火機，一面便拿出烟盒來。那傢伙仍舊不響，却在袋裏摸出打火機來替我點了火。他武器沒有放下，但這時已經嘶熱了，他竟然在我對面坐了下來。我點着了烟，便問他可要吸烟，隨即在烟盒裏選了一枝最好的給他。

『好的，先生。』他答應着，這是第一次開口，我感覺他這S的發音，很和安特而沙人有些差異，雖然他決不是考古學家，但大概也是一個旅行者。

『你吸了這烟一定很不錯。』我說着便把真正的上品黑龍那雪茄烟授給了他。他微微地點了點頭，就在我這裏把烟點了，又點頭表示謝意，這樣才很愜意地放在嘴裏吸着。

『呖！』他嘆口氣，烟霧在他口鼻中噴發出來，『好久沒有吸烟了！』

這正和東方拿麵包和鹽請客一樣，照西班牙習俗，授烟給人家，很表示親密的意思。我底同伴，現在竟意外地和我親暱了。他說自己是蒙的臘省人，但他似乎對於本省的情狀不大明白。他並且不知道我們逗留在這裏的美麗的山谷叫什麼，至於附近的村莊是更不要說起了。後來，我詢問他在近處，一些故宮廢墟，斷碑殘碣是否被發見了呢，他祇回答沒有留意過。雖然這樣，他一方對於相馬的判別力，却好像很高明似的，他評判我底牲口——這當然是很容易的；不久他又說明他自己底坐騎的來歷，據說是著名的苦圖華馬場的產物，每天曾奔馳九十英里，從來不疲倦過，這真是一匹良馬。他那樣滔滔不絕地說着，突然中止了下來，他像有些抱歉，覺得話說得太多了。

『那個時候，我正有要事要到苦圖華去，』他忐忑不安似地吞續下去，『我要到法庭上去訴。』

他說着，一面很留意我底嚮導安東宜；嚮導却靜默着，把目光轉移到地上。

清冽的泉水，幽深的樹林，風景好極了，我不由地記起了在蒙的臘的時候，朋友們不是餽送給我幾方火腿肉？現在就叫嚮導從行箱中取出來，請生客同坐舉行一個臨時野宴，他雖然不說好久沒得吃，我看了這種狼吞虎嚥的窮相，却以爲他必定至少絕食兩天了，這樣的遭遇在那可憐的漢子，怕以爲是天賜之福罷。然而，我底嚮導，倒吃食得不多，酒也喝得很少，而且靜默地沒有一些聲息；而在我們初上征途的時候，他說話確不是刺刺不休嗎？他似乎有點憎惡這個生客，或許是彼此的懷疑以致隔閡起來，可是爲了什麼原因呢？我真莫明其妙。

麵包和火腿肉都被吃得精光了，我們各人又抽了一枝烟；一面命令嚮導配裝好了馬鞍，準備從新上路。我們要 and 那個新朋友作別了，他問我今夜打算安歇在那裏。

我沒有看清嚮導在做暗號，就回答他這次要到文塔突叩哀伏去。

「先生，像你尊樣，那邊的旅館一定可算很壞的；我也是到那裏去，一同走好嗎？」

「很好。」我說着便跨上了馬；嚮導這時正在扶着鞍韉，對我又做了一個暗訊，我聳了聳肩膀，表示我很鎮靜不怕什麼；這樣，我們又開始出發了。

我從嚮導安東宜惶惑不安的情態，奇突的手勢和那生客無形中所洩漏的言語，尤其是這九十英里的奔駛與前次所誇飾的言辭，使人疑惑不定；於是我想，這個傢伙，不是私販子，一定是劫盜之類，但這和我不相干，我曉得西班牙人的脾胃，他既然和我一同吸煙吃東西，怕他什麼呢？反而，或許因為有他在這裏，半路上一切危險可以不必過慮了；何況，劫盜到底是那樣的人物，實在我倒很願意拜識拜識。這些傢伙，我們真是很容易會到的；要是有一天能與這種危險份子做伴侶，那一定很有趣味，尤其是在他們很小心很謹慎地聽你指使的時候。

我因為要纏熟他，所以顧不得嚮導的裝腔作勢，盡量與他多說話，我的辭令，自然是很不怠慢的。那時候，不是在安特而沙地方有個著名的匪徒洽斯馬嗎，他底種種故事都很明澈地傳遞在人家的口頭呢。

「我現在的伴侶不要便是那個哈斯馬龍。」我在想，我要把哈斯馬的浪漫故事，傾囊瀉篋地與他閒談——這自然都是讚美的語辭，我並且還表示欽敬的意思對於這個人底勇武好義的行爲。

「哈斯馬不過是個劫盜罷了。」生客淡淡地這樣說。

「他這話不對嗎？還是自己謙虛呢？」我在想。我仔細把他端相着，和安特而沙堡寨門上所張掛着的哈斯馬畫形圖影比較了一下，確實有點相像，他一定是哈斯馬，是的，他無疑地是哈斯馬。瞧他美麗的髮絲，碧藍的眼睛，闊大的嘴吧，整齊的貝齒，雙手很小，穿時式襯衫，絨背心，銀鈕扣，白皮幫腿，馬呢，又是栗色的，這正是一點也不必再疑惑了，可是，他這種祕密的行態，不必給他破壞了。

我們一路上走來到達文塔，正像他所說的——我一生還是第一遭遇到這般陋隘的客棧。一間大屋子內，廚房餐室寢室都塞在裏面，屋子中央有一塊石板，作爲燒火的用途，上面屋頂有個洞，烟霧氣息即從這裏洩出，但實際迷漫的烟霧還是蕩漾在離地幾尺的空氣裏，牆邊的地板

上，張了五六張馬毛呢，作爲旅客夜間休息的所在，離開這房子二十步——實在便是我所說的房間——距離有一個草棚，那是馬棚。在這樣有趣的住宅中，這個時候，寥落之極，只有一個老媽子和一個大約十一二歲的女孩子，兩個人皮膚很黑，服裝也很樸樸。

『唉！』我想，『這種人，就作爲蒙特·背的伽的後裔嗎！豐撒呀！邦貝！你們假如活了過來，看這形景，是將怎樣地驚異呢！』

那個老媽子一見了我底伴侶，不由地大吃一驚，喊着：『噢！洽斯先生！』

那洽斯沈着臉孔做了一個命令的姿勢，老媽子就一聲不響了之間，我就乘他不預備，轉向嚮導打了個暗號，使安東宜明白這個將和我同宿的人底什麼事情都不預聞。晚餐準備好了，放在一只一尺多高的小桌子上，餐食的豐厚，殊出人家意料之外。第一是雞肉、米及胡椒的雜燒；第二是油煎胡椒，最後是『吉士備之』是一種胡椒生菜，這三樣精美的食品，使我要借重蒙的臘葡萄酒，這酒味是同樣極爲甘美的。

晚餐完畢了以後，忽然看見壁上掛着一把提琴——西班牙各地，大概都有——我就問那

時候我們的女孩子，她可會拉提琴。

『不！』她繼而說，『但是洽斯先生都能拉得極好。』

『你肯奏拉一曲嗎？』我便對洽斯說，『貴國的音樂，實在使我不勝欽佩之至。』

『像你這樣和善的先生，給上等雪茄款待我，我怎樣能夠拒絕呢？』洽斯很有興緻地回答，便拿過了提琴，他接着就自拉自唱起來。歌聲非常陋鄙，但也還可以入耳，歌調我真半個字也不明白；而聲音却帶着憂鬱空寂的意味。

『假如我猜的是對的，』我說，『那末你所唱的，不一定是西班牙曲調，因為我聽了，覺得和先前在浦羅文司所聽到的 Noticos 極相像，並且歌詞恐怕也是這個地方的巴司克語呢。』

『對了。』洽斯有着抑鬱的感情，他就把提琴放在地下，很惘然地朝着頹滅的火燄默想，他底臉色給小桌子上的燈光照耀着，忽然變成英勇高偉的樣子，這使我不由地記起了米耳頓的撒旦。這時，我底伴侶也許正和撒旦一樣地在想着他所離開的天國罷——因為自己的罪惡，以至這樣顛沛流離無家可歸罷。我盡力想引逗他說話，但他只是默然。他想到自己悲苦的遭遇，已

經出神了。

房間的一角，有一張破舊的布幔掛着，幔後就算女子們安寢的地方，這時候，老媽子退到幔後休息去了，女孩子也跟了她進去。

嚮導立了起來，要我和他一同到馬棚裏去，洽斯見了突然好像在夢睡中驚醒似地，嚴厲地質問嚮導到那裏去。

他回答：『到馬棚裏去。』

『去什麼？馬吃的飼料還不少。安息在這裏，先生一定會許可的。』

『我怕先生的馬有病了，所以請先生去瞧瞧牠，或許他知道怎麼辦好。』

明明是安東宜想私下和我談幾句話，可是我不願意洽斯起着疑心，而且在這種場合，最好還是表示絕對的信任；於是便回答安東宜說關於馬的事情我一點也不懂，現在倦得很想睡覺了。後來洽斯就跟了嚮導同去，不久他獨自個兒回來了。他說馬很好，不過嚮導却把牠看得太貴重了，他竟然用上衣擦着使牠發汗，很有今夜擦到天明的意思。那時我是躺在馬毛呢上面，因為

太髒了，我把外衣緊緊地裹着身體，免得碰惹在身上，洽斯先向我道歉，他因為要臥在旁邊，就在門口躺了下去，他把短銃重新裝過火藥，然後很仔細地放在他拿來做枕頭用的背袋下面。在互相道了安寢之後不過五分鐘光景，便都呼呼地入睡了。

起初，我以為今夜實在太疲乏了，雖在這樣安歇地方也是可以睡熟的，可是在一點鐘之後，有一種非常難受的癢痛，竟使我從睡夢中驚醒，我立即明白這個緣故，深信與其在這難堪的屋子裏過一夜，還不如露天宿一宵的好。我便蹣跚走到門口，輕輕地跨過洽斯的睡處，這時候他睡得很熟，我便一點也不驚覺他走出屋子。近門的地方有一張長大的木櫈，我就橫躺在上面預備度過一宵，我正待闔眼的時候，忽然好像有人 and 馬的影子沒聲息地走過，我便坐了起來，認出是安東宜，看見他在這個時候牽了馬走出來，一定有什麼事情，於是就走了過去，他看見了我，便停下步子。

「他在那裏？」安東宜輕輕地問我。

「在屋子裏邊，一點不怕臭蟲，睡得好熟哩，你為什麼把馬牽了出來。」

那時我才看出安東宜已小心地在馬蹄上裹着破布，所以能夠在馬棚中毫無聲息地牽了出來。

『看在上帝的面，先生請你說得輕一點』他說，『你原來還不知道這個人是誰，他就是哈斯·納佛羅，一個安特而沙的大盜，今天我儘打暗號給你看，你却老是不懂。』

『是強盜不是強盜，與我有多大的關係呢，』我回答，『他並沒有搶劫過我們，而且可以設誓他絕對沒有這個意思。』

『先生的話是不錯的，但是假使能夠把他捉住，就可以得到二百個杜開的賞金呢，我知道離去此地一里格半的地方有一個槍騎兵的駐紮所，在天未破曉以前，要去領幾個強健的大漢來，我原可以用他底馬，可是那馬個強得很，除了納佛羅之外居然不許人家近前。』

『壞東西！』我說，『這麼可憐的人對於你有什麼冤仇，你一定要告發他？況且，他還沒有被決定究竟是否是強盜呢，你能夠斷定嗎？』

『一定是的，剛才他跟到馬棚那邊去，對我說：『你好像是認識我的，但如果你對那和善的